

隐讳

The Language of Secrets

孔保尔 译

美国
戴安娜·

*Pianne
Dixon*

阅读此书将会改变你对所爱之人的态度。

——塞勒斯·韦布（美国知名节目主持人）

隐讳

[美国]戴安娜·迪克逊 著
孔保尔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讳 / (美) 迪克逊 (Dixon, D.) 著; 孔保尔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0

书名原文: The Language of Secrets

ISBN 978-7-5447-2272-8

I. ①隐… II. ①迪… ②孔…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0756 号

The Language of Secrets: A Novel by Dianne Dixon

Copyright © 2010 by Dianne Dix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an V. Naggar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481 号

书 名 隐讳
作 者 [美国]戴安娜·迪克逊
译 者 孔保尔
责任编辑 王振华
原文出版 Doubleday, 201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169 千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272-8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栖居于迷宫中心的野兽也是天使。

托马斯·摩尔

序言

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隐讳》的时候,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部小说会传给全世界的读者;而且我荣幸地得知中国是将要出版这部小说的国家之一。

在《隐讳》中,主人公贾斯廷·费希尔受到令人惊讶的、非故意的伤害,就像许多父母和孩子也以爱的名义互相伤害那样。故事的核心内容是受到一个真实事件的启发才有的:我的一个朋友在幼年时期被她父母遗弃了。他们是一对还有其他孩子的有身份的夫妇;如果把这个特殊的孩子从他们家里清除出去,他们的婚姻和家庭便可以保持完整无缺。从我听到她的故事那一刻起,这个故事便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是什么非同寻常的秘密使得做父母的一定要把一个孩子从他们的生活中清除出去呢?

《隐讳》的初稿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一心想破解一个非同寻常而又错综复杂的家庭秘密,我想,那就是我要写出这个人物的原因。

我对一些复杂的家庭是很熟悉的：一位在英国的表兄在谈到我们那个大家庭的时候曾经说过：“他们全都疯了，你知道的。”

俗话说，写你熟悉的。我自己的家庭经历，我朋友的身世，康奈尔医学院的调查，再把早期孩提的创伤与身份困扰和已经变成的混合记忆联系在一起，给我提供了等待已久要写的一本书的素材。

在成为《隐讳》的作者以前，我是一个电视剧编剧。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写一部小说，并一再进行自我保证，有一天，我要写一本小说。那时，我刚过三十岁，我两个眼球上的晶体替换成了人工植入晶体——通常是八十岁的老人才会做的一种外科手术。我唯一的想法是：如果我的两只眼睛如此之差的话，它们绝对坚持不到我八十岁。我告诫自己，该警醒了，该开始小说创作了。但是，有电视剧本创作的工作要做——撩人心扉的报酬——我想我在平静的将来有许多个“总有一天”。我在英国进行电视剧本写作时感到病得很重，回国后直接从机场到我的医生那儿的时候，“总有一天”已经逝去了许多年。没有明显的原因，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的体重减了二十四磅。于是开始了一连串的体检，包括一项卵巢癌的检查。那时我意识到时间也许已经结束了——我也许已经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做不了想做的事情了。

医生们根本查不出我到底怎么回事儿，这使我忧心忡忡。但是在非医疗的这部分时间里，我绝对处于平静的状态之中——不断提醒自己已经消磨了太多的“总有一天”了。我知道，现在我必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了——辞去剧本创作工作，开始写《隐讳》。我住的房子换成了小的；两辆汽车变成了一辆；而且，我和我丈夫经常抢着去查看信箱里

是不是有刚来的账单——或者去银行查看用于支付账单的钱。但是最终有了一本书；有了一桩经受考验的婚姻，而且能一直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有了一个如此明显而又深刻的人生教训：无论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别等，去做。一天时间都不要浪费。

我成功讲述的这个关于贾斯廷·费希尔的故事——或许让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家庭故事背后的故事，以新的方式来看待我们所爱的人——最终成为我所写的东西中最让我有成就感的作品。我衷心希望，这本书的广大读者在阅读中将会找到的乐趣与我在写这本书时获得的乐趣一样多。

戴安娜·迪克逊

贾斯廷

2005 年夏,利马大街 822 号

*

贾斯廷把汽车停在利马大街那幢房子前,埃米向他伸出手去。贾斯廷躲开她的手,迅速而毫无必要地整理了一下衬衣领子。他不想让埃米知道他在战栗。

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地方,此时表面看来一片宁静。那幢房子如同一个老式的凉亭,木地板被小小的光脚片磨得油光发亮,几个房间灌满了凉爽的微风,一堆拼图玩具不可避免地丢得七零八落。贾斯廷的记忆很像其中一个残缺不全的拼图,出现了空白区域——这里本该有他重要的童年往事。这个空白异乎寻常。这个空白真实存在。他再也不能忽略不管了。

“你说我是跟你进去呢,”埃米问道,“还是在这儿等着?”

两者他都想要,又都不想要。而他却说:“我想待到明天。或者从现在起待一个小时。我就想把这事给了了。”

贾斯廷有许多年没与这幢房子有任何关系了,但是在被遗弃的那些岁月里,他从来没有忘记往事的细枝末节:妈妈壁橱里糖香的味道,卧室窗户木框上那活像小丑笑脸的凹痕,浴室海绿色瓷砖墙面上那些海鱼的形状,等等。

他也能记得家里的情况:妈妈卡罗琳——她说话的声音,很小但很清晰,以及她教他唱的那些歌;姐姐利萨和朱莉,以及每当她俩在街对面公园里的秋千上把他推得越来越高时他欣喜若狂的感受。贾斯廷还记得他看着父亲奔跑的情景,记得父亲跑得多么快啊——快得哪个小男孩都跟不上。

贾斯廷想不起来的事情是,为什么他从不回到那个家,也不与家里的人取得联系,让那么多时光白白流逝。在大学期间,以及此后他以迅猛的速度蹿到酒店高级管理层的十年时间里,每当有人问起他的家庭情况,他总是轻描淡写地搪塞过去——他们住在加利福尼亚,他很爱他的家人,对他们情深义笃,但与他们来往不甚密切。在与埃米闪电般恋爱期间他对埃米也是这么说的,当然,在告知埃米的父母亲他们要结婚的消息时,他还是这么说的。

这是贾斯廷重复过无数遍的故事。每重复一次,他都暗下决心,要让他的过去消逝。但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贾斯廷,这个地方令人惊奇。”埃米的声音仿佛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飘进他耳朵里的。“它看起来就像是某个老式、偏僻的度假别墅,不过你瞧,距离洛杉矶也就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

埃米听到一声小小的、不满的咳嗽,她把注意力从那幢房子上移

开了。她侧过身,很快把手伸到后座——安抚扎克。他从睡梦中醒来,扭动着身体,急切地要离开汽车座位。

埃米的动作敏捷、流畅,这让贾斯廷想起他第一次见到埃米的情景。那是在伦敦,她穿着一条桃红色的连衣裙匆匆穿过酒店大厅。她两条腿裸露着,晒得微黑。顷刻间,贾斯廷竟有点想入非非了:他的脸若是夹在这两条微微晒黑的光腿之间会是什么感觉;那双腿的热度又会给人什么感觉;那颜色怎么就像她的裙子一样,是相同的桃色;那味道怎么有蜜那么甜。

眼下,当这种奇怪而令人战栗的恐惧袭遍全身时,贾斯廷只想把头放在埃米两腿之间,完全享受其温暖和慰藉。但他却下了汽车,离开等待他的妻子和婴儿,径直朝那个曾经养育了他的陌生地方走去。

他登上正门的台阶。在门旁边一扇宽大的窗户上,他看到自己的身影。他瞅了一眼自己的影子,仿佛正从屋里往外看。这时,他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时间变慢了,呈波浪状向内塌陷。他走过摆放着柳条家具的宽大门厅,有种超越现实的体验。

他犹豫了一会儿,想起促使他突发奇想要回到利马大街的那纷至沓来的几件事情:埃米到伦敦他管理的酒店参加一个婚礼;他看见她的那一刻就爱上了她,并匆忙完婚;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埃米便怀上了扎克;扎克满半岁那天,她得到了圣莫妮卡酒店的一份工作;后来,几个星期以后,也就是仅仅八天以前,他们在洛杉矶机场降落,埃米说:“贾斯廷,既然你已回到加利福尼亚,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和你父母以及两个姐姐取得联系。这很重要。为了扎克,我想让他认识一下他家里所有的人。”

这件事情要是由贾斯廷来安排,他会要很长时间,也许是一生,才能回到这个地方。

他把手放到前门的门铃上,马上听到门锁响了一声,一位亚裔少年拉开了门。看到这个穿着短T恤,紧身裤,戴着红色棒球帽的女孩那么怡然自得地站在他父母家的门口,他被搞糊涂了。他清了清嗓子,定了定声音,然后说:“费希尔先生或者他的妻子,他们两个有哪位在家吗?”那个女孩凝视着他木然发呆的样子,使他感到不知所措,看来他必须自报家门了。“我是他们的儿子,”贾斯廷说。

“对不起,这里没有叫费希尔的人。”那女孩耸耸肩,把门关上了。

贾斯廷绝对没有想过他的母亲或者家里的其他人会不在这幢房子里住着。想到他们已经不在这里了,他惊愕不已。

过了好几分钟,他才转身离开了那扇紧闭的门。他刚走到人行道上,门又打开了。那女孩对他大声喊道:“等等!我妈妈说,我们从他们那儿买的房子……他们的爸爸,住在这儿的那个老头儿,他的名字叫费希尔。我妈妈说她有他去的那地方的地址。是他离开这儿以后的。”

拿着那个地址,贾斯廷这次不顺的故乡之行,目的地不再是利马大街上的那幢房子了。

那家康复医院是一幢低矮的煤渣砖建筑，消毒液味、地板蜡味、腐烂味辛辣刺鼻，穿着鲜亮制服的护士来来往往忙个不停，与这里蹑手蹑脚迎接死亡的事业很不协调。

贾斯廷一走进那几道大门，便开始汗毛直竖。好在来这儿之前他已把埃米和扎克送回家，他放心了。

他在接待员窗口站了好几分钟，女接待员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一直在电话中叽里呱啦地神侃胡聊。她胳膊肘旁边的柜台上放了一块很大的半球形状的干冰物体。贾斯廷把它拿起来，然后故意丢下。啪的一声，冰块落地打碎了。

接待员这才抬起头来看一下，惊愕的目光即刻转为忸怩、轻佻的眼神。贾斯廷注意到，女人第一次看他常常就是这种眼神。他最初留意到这种目光时，还是个少年，不过他没太在意。他当时走得太快了。

他中学一毕业便出去闯荡。毕业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就到了波士顿，在大学招生办公室登记后，在几份表格上签字确认了自己的奖学金，最后在半间老鼠肆虐、雷盖音乐轰鸣的闷热出租房里落了脚。此后不久，他在一家豪华宾馆干起了服务生的兼职工作。

贾斯廷黑发碧眼，身高六英尺二，身材瘦削，肩膀宽阔，具有游泳运动员的体格，一笑脸上便露出浅浅的酒窝。在波士顿，他的仪表曾引起那些宾馆女客的注意，此时同样吸引了这位接待员。她双颊绯红，问道：“你找谁？”

“罗伯特·费希尔，”贾斯廷对她说。“我是他的儿子。我要见他。”

接待员扭过头去，在电脑屏幕上翻看信息资料。很快她回过头，显得很狼狈。“你知道那什么……我想，你必须和院长谈。我会呼叫她，你可以在她办公室等一下。”她朝一个长长的走廊尽头指了指。墙上是空的，颜色雪白。两边是一扇扇开着的门，门框都漆得乌黑发亮，并用金黄色镶边。这走廊很像一个陈列着两排厚重的金边大相框的简陋画廊。

贾斯廷无奈地走过服务台，进入走廊。在一扇洞开着的门里面有一个老太太躺在又高又窄的病床上。她骨瘦如柴，浑身青紫。一个昏迷不醒的风烛残年之人，她的存在很快就会成为过眼云烟。看到她，贾斯廷不寒而栗。

他转过头，走过另一个门口时看见一个老头儿。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一个也许曾经指挥过部队或者焊接过大桥悬索的人，现在却成了一尊横卧在医院病床边沿的圣体。他睡得很沉，两腿伸开，身上病员睡袍敞开着。他最后的尊严丧失殆尽。

贾斯廷感觉像要窒息而死。那个戴红色棒球帽的女孩一定是搞错了。他父亲不可能在这堆废人当中。贾斯廷回想起他看见父亲与朱莉和利萨在一起的情景，看着他毫不费力地抱起她们然后抛向空中。一个那么生龙活虎且身体强壮的人不可能来到这种地方的。这儿分明是一只装死人的箱子。

贾斯廷急走几步，来到走廊的尽头，进了院长办公室。办公室很

小,乱糟糟的——但是,使贾斯廷甚感宽慰的是,里面没人。他需要一个人待着,歇口气。

他感到恐慌不安。他突然意识到他不想找院长了。丢失的东西太多了,不完整的信息太多了。他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在哪里,甚至回忆不起来他父亲的脸是什么样子的。

片刻时间,他有种正被这个笼子似的拥挤闷热的办公室吞噬的感觉。

于是,他站起身来,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院长进来了。她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穿着一身浅米黄色的衣服。“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她说。“我清楚,你是费希尔先生的儿子吧?”

这个女人的突然出现结束了一切逃跑的希望;贾斯廷进退两难。

“我们没有注意到费希尔先生有个儿子。”院长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极度紧张地谛视着,然后说:“你父亲死了。两个星期以前死的。他第二次中风非常严重。你的家人没有通知你?”

突然,房子像是漂移起来,很危险地被高高抛向一边,像一只小船突然遭遇了汹涌的浪涛。沉默良久之后,贾斯廷听到了他自己的声音,那平静而理所当然的口吻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我离家了,”他说。“直到上一周我还住在伦敦。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我的家人了。”

“你得回来面对这样的消息,多难过啊。”院长从她桌子旁边的架子上取下一件东西。她向贾斯廷投去极为同情的目光,说:“我们

保存了你父亲的几样东西,正准备把它们邮寄出去。”

她把一只小盒子递给贾斯廷。盒子正面粘着胶带,上面是字迹工整的邮递标签。

*

康复医院的门在贾斯廷身后关上了,他又一次来到了停车场。医院的两个工人,一个男人和一个漂亮的女孩,正懒洋洋地将一张轮床——上面是一个装进了袋子、拉上拉链的死人——装进运尸车。他们一边笑一边聊天。随着一个快速的动作,那女孩剥下一只乳胶手套,猛地一扔,手套如同一块有分量的绸布飞进了旁边的垃圾箱。她来了几个表示胜利的舞姿,说:“你欠我一杯星巴克。”她哈哈笑了,与她的搭档击掌庆贺。从贾斯廷先前到达这个停车场到此时,时间过了不到一个小时。这段时间可以让一个人失去父亲,也可以让一个人赢得一杯咖啡;这段时间足以让世界分崩离析,也可以让世界安然无恙。

贾斯廷没有走向他的汽车,而是在一张长椅上坐下,目送着运尸车一溜烟地开走了。运尸车消失很长时间以后,他还坐在那儿,捧着那只贴有标签的小盒子放在腿上。几辆小汽车来来去去,然后是一辆运输车和一个胖子骑着的哈雷摩托车。两个老太太开着一辆老式的凯迪拉克歪歪扭扭地驶过。一个小孩笨手笨脚地踩着滑板,还有一群女孩吃着蛋筒从人行道上飘摇而过。一只小松鼠在电线上来回跳跃,发出刺耳的尖叫。而贾斯廷只是这么坐着。

他反复让自己接受这个事实:父亲已经死了。他知道,他本该是

历历往事涌上心头，悲情满怀。但他没有一丝回忆，也无悲伤。他只有一种恐惧的感觉——他知道，埋葬已久的墓室那破碎不堪的门正悄悄地强行开启，这让他不寒而栗。

*

马德雷山和利马大街在贾斯廷从康复医院拿到的盒子上的地址以北，大约有十英里。他本该很容易就找到路的，但却开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弯曲的街道、葱绿的草坪和古朴的老宅所构成的迷宫里，他迷路了。后来，他终于发现他正在路过一个界碑，一块质朴的石头底座，上面坐了一个水泥花坛，鲜花盛开，枝叶葱翠，争奇斗艳。底座的座基上是工整的青铜色字迹：圣马利诺。

正像这个界碑，这座城市本身同时显示了稳重和奔放的双重风格。这是一座南加利福尼亚小镇，这样的小镇多以殉难的英国圣徒的名字命名，许多宅邸贴满了托斯卡纳瓷片。

贾斯廷所找的房子位于一块梯形草坪的顶部。一位穿着蓝色工装衬衫、裤腿上沾满泥点的金发女人在车道的边上正起劲儿地挖一个花坛。

一看见她，贾斯廷满眼泪花。在这个陌生女人身上，他隐约看到了曾经是他姐姐的那个小姑娘。于是，他放下车窗，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你以前叫利萨·费希尔吗？”

贾斯廷走出汽车，那女人倚在铁锹上看着。“我认识你吗？”她的笑容很灿烂。她把一缕头发从脸上拨开，脸颊上微微留下一道泥印。一种天旋地转、坠入深渊的感觉袭遍贾斯廷全身。他很想说话，

但张口无语。

他发现,他的沉默不语使那个女人很不自在。她用力挪了挪铁锹,像是准备离开。

“我到利马大街去了,”他语速很快地说。“我以为爸爸和妈妈还在那儿,可……”突然,他的话说得磕磕绊绊,几乎是语无伦次。“在康复医院,他们把父亲的情况告诉了我。他们有他的一些东西,正准备寄给你们,但我想,如果我亲自把它们送来,也许会让我们大家……让我和你们……重新联系上……是个好办法……”

那女人已经感到害怕了,她把铁锹撑在她前面,往后退缩。“你是谁?”

“利萨,我是你弟弟。我是贾斯廷啊。”

利萨的声音怒气冲冲,略有恐惧之感。“不管你是谁,无论你要什么把戏,我要你离开我的地盘。快点!”

她转过身朝她的房子一溜烟地跑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声音仿佛一声枪响在空中回荡。

*

姐姐不认弟弟,那么狠心,那么坚决,贾斯廷极为震惊;这又使他重新回到与他的过去完全隔绝的老路上去了。

从圣马利诺回来以后,他尽量将注意力集中到新的工作上,也尽量集中到埃米和扎克身上。

可是,对于他这次回到利马大街所引发的有关他家里的那些恼人的问题,他也不能一直置之不理。这天早上,那些始终没有答案的